

铁雁霜翎

第一章 剑底情仇

“故京软红十丈，柳丝十里飘香。”时间是前清盛世乾隆年间，地点是历朝金粉、红墙绿瓦的北京城。是初秋的日子了，尤其是入夜，北京城更显得颇有凉意。

三更天，叶砚霜从小床轻轻起来，唤了两声娘，不见母亲回答，知道已入睡。想到自己眼前的遭遇以及母亲的病，不由得一阵心酸，差点流下泪来……他慢慢地推开这扇小窗，一片月光射入了斗室，皓洁的月光正照着这年轻人，好一副俊貌：方面大耳，剑眉星目，颀高的个儿，白皙的皮肤，猿臂蜂腰，英俊中别有一股书卷气息……

他深锁着双眉，满脸倦容，像是大病初愈，忽然抬起头，低低地语道：“师父，弟子今夜有负师恩，要行不义了……”他轻轻地走到自己小木床边，由床下拉出了一口小藤箱，里面是一套紧身黑缎夜行衣和一副鹿皮革囊。他很快地穿上这身衣服，佩好革囊，把一条油松大辫子盘在颈上，在辫尾打了个麻花结几，这才由褥下抽出了一口剑，只见这剑鞘上古雅斑纹，已知绝非凡品。叶砚霜系好了剑，不由得剑眉一挑，满面青霜。只见他单手一按窗沿，一长身已出了窗外，随即带上窗，真个快似狸猫，落地如棉。

他看了布满天空的星斗，一弯明月正被阴云遮住，显得冷阴阴地，正是夜行人出没的绝妙好时，不由得面色一冷，一拧身已上了房，再一杀腰，直似脱弦强弩，只一瞬，已消失在阴影里。

一阵急驰，也不知走了多远，他在一家大宅门口驻足，看了看这宅门，好大的气派！门前是一对青石大狮子，古铜色的正门上扣着两个大铜环，映着月光闪闪生辉；再往墙里看，隐约地似见雕梁画栋，古树参天，端的好一座王公府第。他略为打量了一下周围地势，不禁暗自点头，背后手问了问身后长剑，只一晃身已上了丈许高墙，再一飘已入院中，眼前是处处朱栏，花木绕宅，假山小桥……真个幽雅已极。他隐身在一块假山石后，打量眼前形势，一丛丛的屋角也不知有多少间，这年轻人内心一阵跳动……终于一跺脚，自语道：“好坏只此~次。”

现在他才看到有一面长匾高悬正厅门首，隐隐地尚可辨出“九门提督府”五个大金字，不由眉头一皱，暗想：“这九门提督姓铁，曾和父亲有深交，平日居官公正廉洁，我似乎不该在此下手……”

忽然他听到身后有异物走动，一回首，不由暗暗心惊，原来竟是铁府所饲养的一只斑斓藏犬。这犬出自藏北名种，听嗅极灵，凶猛无比，平日白天向关于笼中，入夜才敢放开，这时似已发现假山石有人，竟往这走来。砚霜当时一急，顺手弹出一粒石子，落于数丈之外，这狗一声闷吼，竟飞快往石子处扑去。砚霜乘机就往上窜，不想还未起就闻左侧疾风扑到，一侧身始看清竟又是一恶犬，状同前，一声不响往自己颈下咬来。好个叶砚霜，此时只见他往右一侧身，轻舒左掌握住这狗前爪往前猛带，右掌暗运内力“小天星”掌力，只三成劲向外一吐，这狗只悲嗥半声，头骨尽碎，当时了账。砚霜虽轻而易举料理这狗，也不禁暗惊这铁府戒备森严。经此一斗，倒打消了他前思去意，生怕那狗再回来，哪敢在此再待，一连几纵又出去了几层院落。眼前景致更较前为佳，一个半圆的月牙门，深露于藤萝花下。砚霜由门内往

里看，见有一处雕栏的绿窗尚透着微光，他贴于窗下隔着帘缝往里看，只见一个女童儿，头上扎着两个舍角儿，身上一套大红睡袄，一面打着哈欠一面在桌上找物，一会才拿起了一柄拂尘，一面嘴里还说：“叫我好找，看我不把你们这群东西都给轰出去。”

砚霜猜想，这说不定是哪个哥儿的小丫环，半夜被蚊子给咬醒了，起来找东西赶蚊子，心想时机难得，想着就见小丫环端着灯要往里走，连忙一闪身来到这房门口，用手在门上叩了两下，就听里面那女童问：“谁？”砚霜也不答，又敲了两下，这丫环一面说：“真怪，半夜三更这是谁？……”一面就听里面开门锁声，随着就见这门“哑”的一声开了……还未容这丫环看清有人没有，就觉得一阵疾风由顶上掠过，随觉得背后腰眼上一麻，一阵昏迷，人事不省。

砚霜以快身法进屋，点了这女童的睡穴，把她移至此屋椅上，见她脸色微红，用手一试出气均匀，知道不会有何伤害，至多明午自会醒来，这才就着那灯光把这屋一打量，不由暗暗佩服这主人竟是个饱学之士。

原来这是间小书房，有一张红木雕花的书桌，文房四宝齐列桌上，尚有四张小型太师椅立于两边，有两个空花小几夹于其间，地下是猩红的藏毡，四壁有六幅工笔花卉立轴，还有一面样式古雅的七弦琴，突然，他竟发现在左墙上尚悬着一柄古剑，不禁暗暗一惊，心想这屋主人，不仅是文雅之士。且尚是一武林高手，只由这剑能悬于丈许颓壁，如不用梯凳颇不易为，不禁望着那剑呆起来了……

半晌他才定下心，心道：“砚霜呀！砚霜！你此番夜入人宅，非好即盗，如不慎于从事，只怕往日英名就要毁于今夕了！”他几乎要转身回走，突然他想到那垂危的母亲，不禁重鼓勇气，又往里走了十来步。

走出这个书房，就嗅到一股温香。他用手揭开了这幅丝帘，眼前是一张黄铜的西洋床，粉帐半开，还有一面古铜大镜立于床侧。奇怪的是，床上被褥凌乱，像是才有人睡过的样子，不由地倒吸一口冷气，面红过耳，心想：“这分明是女子闺房，如今半夜三更，我堂堂男人来此做什？”急忙回身，却见一列木箱横于墙角，把心一狠，心想：“我多少拿点东西，方不负此一行。”他顺手一按身后宝剑哑簧，“呛！”一声低吟，宝剑出鞘，带起一缕奇光，剑身如一弯秋水可鉴人手发，阴森森的确是一口宝刃。砚霜见剑已出鞘，不再犹豫，平伸剑身，把剑尖对准第一口箱上铜锁，只一振腕，铜锁落地，他剑交左手，定了一下几乎要跳出口的心，揭开了这大箱盖，只见内里尽是一些女用衣物，质料俱是上材，心想：“要这些无用。”突然他发现有一红木雕纹小匣置于箱角，顺手拿过匣，见并没有锁，打开来里面竟是一双翠镯儿，颜色碧绿，知非凡品。心想这定是主人心爱之物，不忍都拿，仅取过单镯揣于怀中，把匣儿又放置原处，然后盖上箱盖，却已吓得冷汗直流。

一切就绪，他来到原先书房，在案上拿起了笔，饱蘸墨汁，正欲与主人书明自己苦衷，所借饰物日后必还，不想拿起笔似觉有异，再回头不禁大惊，原来适才被自己点穴熟睡的女童，此刻竟自无踪，再抬头往墙上看时，那长剑却只剩下了个鞘儿，暗想今夜得遇劲敌，这人好俊的一身功夫，竟能在自己身前出没如常，只这身轻功就不在自己之下。当时哪还敢稍留，把笔放下，轻挥右掌，那残烛应掌而熄，一拉门急纵而出。

当他发现落足处竟是一片琉璃瓦，不禁深悔来时大意，竟未换鞋，如今在这浮有薄苔的瓦面行走颇感不便，还未容他想得太多，就听耳后不远一

声低叱：“无耻之徒，打！”三点寒星，两上一下带着一阵轻啸一闪即至，低头已自不及，一急竟使出了师传绝技“金蜂戏蕊”，左足尖点地，全身旁倾，扑噜噜风车似的转了个大圈子，接着右足着地，一个“金鲤倒穿波”，全身后仰，竟窜出足有三丈，随听身旁暗器叮咚落瓦，竟是三粒“五芒珠”。

砚霜立定身形，不禁暗叫好险，哪敢大意，再往发暗器处看，一片寂静，哪有丝毫人影，越发认定来者不易对付，尤其方才叱声语音虽低，分明是一少女口音，更感面上讪讪。

他在暗处看了一会儿，不见丝毫动静，不觉胆子又壮了些，同时肚内饥肠辘辘，知道自己一天未食，入夜尚如是奔劳，竟感到微微不支，心想：“凭自己一身超人轻功，如尽力施展出来，也未尝不能将此妞缀下。”想到这，低头紧了紧鞋，气沉丹田，竟施出上乘轻功“八步凌波”，如脱弦之箭，又似跳震星丸，瞬息间已出了这王府七八里，面上已见了汗，才驻足一小庙，回身看时，哪有敌人痕迹，方自庆幸，不想却闻得房上有人娇语道：“尊客好一身轻功，只可惜既光临寒舍，却为何偷偷摸摸？今天姑娘不才，要代父勉强留侠驾了！”说着人影一晃，眼前已婷婷玉立地飘下一少女，轻移莲步往自己走来。

只见她单手背剑，长发垂肩却缩了个鬃儿，一身浅绿缎紧身夜行衣，面似桃花，一双大眼睛含着无限深情，却令人不敢逼视！微风里长发微扬，直如玉树临风，此时面容温沉，似在等着回话。

砚霜见此女面貌之美，生平罕见，说话又如此大方，此时被人家问得张口结舌，不禁羞得把头一低，想到：“此女分明看见我所为一切，却装着不知，以此看来似无恶意……”忽然又想到自己开箱盗物，分明盗贼行为，还有什么可说……猛一抬头，竟和少女目光对在一处，就觉对方眸子内含有一股精气，愈发令人羞愧，当时一跺脚，回身就跑。

这次可没有那么容易跑，才一举步，就听身后少女冷笑道：“要跑可没那么容易，把那柄剑给姑娘留下。”就觉背后金刀劈风之声，这少女竟真砍，来势还真凶。叶砚霜心想自己到底理屈，何况对方又是个女流，自己总觉得对这少女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又想看，又怕看。这时虽觉少女剑到，竟忘了躲，眼看冷森森的剑锋已堪堪刺上，少女竟把剑往回猛一带，一个收势“细胸巧翻云”，在半空直如苍鹰般一个大转身，还是落在叶砚霜对面，满面娇嗔地道：“你到底想死想活？怎么连这么大的宝剑都看不见？不是怕污了我剑，你早就没命了。”

砚霜又跑不成，打吗？自己实在又不愿，再说这女孩一身功夫实在不易多见，心中一面佩服，一面更惭所为，由是愈发地不想打了，这时看那少女满面娇羞，瞪着一双妙目注定自己，不由得胀红了脸说：“姑娘，你这是何苦……我实在是迫不得已！所取之物多则一月少则十天，必定躬亲奉还，还是让我走吧……”

“不行，你要走也可以，得把剑给我留下，我们一物换一物，这样我还不大吃亏……”话未完，见砚霜双目旁视，知道他又想逃，心想这次非给你点厉害瞧瞧不可，表面仍装作不知，又接下去说：“看你也非下流之徒，怎么做出如此卑鄙之事！……真令人不解……”

叶砚霜被这少女冷一句热一句，直羞得面红耳赤，幸亏是深夜，否则真恨不得有个地洞让自己钻下去才好，这时听见少女最后之言，也不禁有些难堪，心中暗想：“我再让你一次，若再逼我，也说不定得给你点颜色！叫

你知难而退……”想着脚可没停，一腾身竟由少女头上掠过，脚下加劲，竟展出十年所学轻功，一路翻腾，往回路急驰。

那姑娘见砚霜这一急驰，直似脱弦之箭，也不由暗暗心惊，心想：这少年到底是何人？这一身功夫真令人可爱，尤其那一张俊脸映着月光……叫人真舍不得下杀手，可是看他屡次想逃，连自己人正眼也不瞧……不禁微愠，此时见他竟由自己头上掠过，不由得一声娇叱，也展出平生所学，兔起鹤落，随后猛追。

也不知追了多久，两人都感不支，尤其是砚霜，这一月来扶侍母亲病几未合眼，更加上一天水米不打牙，此时额角已见汗，出气有声，回头看少女虽被自己拉下一段距离，但自己真想逃出她眼底，目前体力实办不到，心想你既一再相逼，就怪不得我了！

他站定了身形，略一喘息，少女已跟踪而到，因来势太疾，一时不易收足，竟窜出丈余方收住脚，此时也香汗淋漓，娇喘不已，回头用剑指着砚霜，一时竟说不出话来。

砚霜站定身形，本待发作，此时见少女累成这样，心中不忍……一时竟也呆在那儿。

还是少女先开口，她娇喘稍定，左手理了一下拂在面上的凡根秀发道：“哼！好俊的功夫，为什么不跑了呀！”

“姑娘，你这样一再相逼，这是何苦……”说着揣手入怀摸出了那支青光闪烁的翠环，双手平托，往少女处走了几步，接道：“请姑娘原谅，我实在不该……夜入贵府，更不该拿了这只镯儿……还是请姑娘把它收回吧！”

这举动倒真出乎少女意料之外，其实自己明白自己苦追这年轻人，哪里是为了这只环儿！但眼下仍不肯服输道：“谁希罕这东西？被你们男人沾过的东西，我一辈子也不会要，我要是想要还会叫你留到这会儿？”忽然她止住了话，想想不该这么说，又接道：“不过东西先放在你那里，可是没有这么便宜叫你还，……这样吧，你既背系长剑，必定是个会家，我们不妨应应招儿，你如能胜我，不但环儿送你，还可许你逃走……要不然，可没那么简单……”

砚霜此时真是窘态百露，手中翠环人家又不要，收下吧，当着人家又不好意思……一时面红耳赤。

少女见他如此，心中似甚不安，不由一上步，平出剑身，一式“仙人指路”往砚霜胸口点来，一面口中喊道：“别怔着啦，看剑！”

砚霜此时见少女剑带起一缕青霞，眼看已近自己胸前，不由得右脚往后一退，伸右手三指往少女持剑右手脉门便抓，明面是夺剑的样儿，却暗含着拿穴的高招，眼看已快挨着，不想少女猛一收招，一个转身出去丈余，口中还说道：“你既客气不亮剑，我也不便欺你，倒要领教领教你掌下高招。”一面还剑于鞘，不禁噗嗤一笑道：“你看我急着追你，竟连剑鞘也未带来，怎么好呢？”

砚霜见少女一派天真，哪似敌对模样，心中早存好感，此时见少女竟无处插剑，又想放在地下，可是又怕丢掉，竟皱着眉毛左顾右视，不由得一声低笑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还是陪姑娘玩玩剑吧！”

他说着一抬右手，“唳”的一声龙吟，宝剑出鞘，带起一条银蛇，随着右手一拧，倒提着剑，左手并二指，轻抚剑身，嘴中说道：“请姑娘手中留情！”

姑娘见对方亮出了剑，不由得心中大喜，心想你到底还是得打。她也平伸剑身，左手平搭于右手腕上，摆开了门户，嘴中也客气道：“哟，还客气，我可不敢当。”

砚霜见对方一亮门户，心中不禁一惊，原来这少女竟是“恒山”派的弟子，久闻“恒山”派以“七十二手越女剑”驰名江湖，怪不得这女孩一再逼自己使剑，看来自己的确要小心了！

经过这一番歇息，二人精力都已大力增进，少女知道砚霜决不会先出剑，自己也不再客气，一上步，手中剑“玄鸟划沙”，正是“天魔剑”起式。

砚霜见少女起剑竟如此凶狠，心中不禁暗惊，知道这天魔剑乃恒山老尼得意招式，共分三十六式，虽不如“越女剑”难以招架，亦甚狠毒，哪敢大意，此时见剑已快至胸前，猛一翻腕，挡开了少女来剑，两剑相碰，击出无数火花，各自一腾身，不由自主地看看自己宝剑，是否被对方砍坏。

砚霜见宝剑丝毫未损，少女低头看时却见锋刃处有半粒米大小的一个缺口，不禁心痛万分。因此剑乃师父恒山老尼镇庵之宝，剑名“石雨”，虽不能说削金断玉，却可称得上吹毛断发，平日自己爱如珍宝，向不轻用，不想今日一时大意竟被损伤，哪能不痛惜万分！由是不禁迁怒砚霜，娇叱一声：“还我剑来！”身随剑转，“刷”、“刷”、“刷”一连三剑，带起三团光圈，名为“三环套月”，竟逼得砚霜连退四五步，方才站稳。

砚霜见无意间把少女宝剑损伤，内心也颇为不安，此时见少女状如疯狂，不容自己有说话机会，心想不如先把你制服，再向你道歉，那时看你还有何话说。想至此，也不客气，低声道：“叶某得罪了！”只见剑走轻灵，左舞右盖。全身上下直似无数银蛇盘绕，冷气森森，煞是惊人，竟是仗以成名武林、人所敬仰的“一字剑”。

那少女此时见少年人竟施出了武林绝艺“一字剑”，毫不畏惧，低叱一声，展开了“七十二手越女剑”法，窜高纵矮，“点”、“挑”、“崩”、“刺”，一时间竟连打了十余招不分上下。

这一阵急斗，可谓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，轻灵时如夜蝠穿梁，稳重处如泰山矗立，见招攻招，见式破式，看看东方竟渐露曙光。此时二人竟忘了疲乏，愈打愈猛，都不由得对对方钦佩万分。

这时少女见久不能胜，惟恐砚霜还有绝招在后，自己不敌，一着急竟施出了恩师亲授以救命的临危三招。只见她猛一转身，见砚霜剑由后至，竟故作不知，全身好似向前一踉，避开身后之剑，随即猛挥右手长剑，好一招“孔雀剔羽”，竟把砚霜惊出一身汗来，随见她低叱一声，飞起了无数剑花，全身上腾，举左足点开了砚霜锋利剑身，寒刃下穿，右足竟在混乱中飞往砚霜左肩“肩井穴”点来。

砚霜见少女竟施出自己所未见的怪招，一时竟不知何以招架，心想：“罢，罢！你竟拼命，我也不容你了。”只见他仰面朝天，突收左肩，只一抽身已滑至少女身后，容他抽身再快，冷森森的剑锋已滑衣而过，黑缎的夜行衣上，斜开了两寸多的一道裂缝。

少女一飘身窜出丈余，一声娇笑道：“承让了！”突然她脸色铁青，把脚一踉，如飞鸟穿林，投入黑密密的树林，只几腾身已不见芳影……

剩下了既惊且愧的叶砚霜，半天才把宝剑入鞘，同时由衣袋内取出绸巾一方，小心包上了左手的一缕黑物，那竟是一缕既黑且秀的头发……

不远的大树上，微微有一声叹息声道：“孽缘！孽缘！”那声音低得仅

有他自己听见，随见那树上飘起一股白烟，竟是一须发全白的古稀老人。

现在这年轻人带着懊丧、失望，像失去了灵魂似的往回家的路上走着，想着，想着，走着，竟流下泪来……

他推开了那扇小窗，飘身入内，见母亲竟气息均匀地熟睡，不禁暗感惊异：“今天她老人家怎么竟熟睡至此？”在愁苦的脸上，第一次裂开了笑纹。他脱下夜行衣，小心地放入箱内，置好了剑，左手拿着绸中包儿，右手是光华闪烁的翠环儿，看看这边，又望望那边，状如呆痴，那娇柔的情影慢慢又上了眼帘，不知不觉中他吻着那缕青丝……

忽然他张大了眼睛坐起身来，一挺身下了床，举手拔下了墙上一柄银色匕首，“扑嗒！”落下一个沉重的小布袋，还有一封白色的书信。

他一见书信封面，笔力苍劲，只飞书着四个字，“字示砚儿”，不由倒吸一口凉气，暗暗道：“这分明是恩师的笔迹，那我今晚所为……”

他抖着手打开信封，见内中除了给自己的一张外，另有一封未封口的信，他也来不及看给谁的，先读自己的要紧，只见上面龙飞凤舞地写着：

“砚儿如晤：今夕汝所为，吾已尽知，念汝出自孝心，不加责罚，留匕示警，暂记汝首，黄金百两，可用以奉母病，书信一封亲交铁提督，一切依言行事，不得有误！”

南天秃鹰

不由惊吓得两齿相战，再看那另一封信，上款是：“亲呈九门提督府”，当中写着“铁提督镜庵勋启”，下款：“南天一草民恭上”。心想这封信分明是给铁提督的，为难的是竟叫自己送去，万一再碰上铁府小姐，岂不麻烦？但师命如山，哪敢违背，不禁皱起眉头。这时就听到母亲有转动之声，知已醒转，连忙收起各物，恭趋问安道：“娘今夜睡得真好，竟一直没醒过，想必这病大有起色了。”

叶母吟道：“是砚儿么？真怪，我今天竟觉得好多了，想是老天有眼，竟叫我这垂死之人能以复生……”她哪里知道，昨夜南天秃鹰竟潜至身侧，用点穴手法点了她的昏穴，再以“小诸天大推拿法”打开了她全身三十六处穴门，故而气贯周天，一夜之间病已去了多半。

此时他母子在这庆幸，却不见在那深府禁院的铁府，那位铁提督的掌珠铁守容小姐，此时香肩连耸，如带雨梨花，哭得天昏地暗……

原来这位铁小姐，乃老提督铁镜庵的唯一爱女，平日疼爱十分，生才弥月就多病，一直到十岁那年，药罐每日不离，北京城远近名医几全请遍，还是只能保持病情不再恶化，想复原势比登天还难。

提起这女孩的病来可真怪，这全府上下很少有她喜爱之人，除了父母及贴身小丫环以外，别想叫她多说一句话，每日昏睡不醒，食量极微，清醒时是每年春夏秋三季，冬季整月卧床，全身软瘫，直如中风症，这一来可把这铁提督夫妇急坏了，访医外还张出了告示，令人遍贴各省州府，凡能医好此症者赏黄金千两，半年来应者不绝，可真能治好者却无一人。

这一日，这位铁小姐的母亲钱氏，正在房中伴女习诗，忽然见爱女放下笔来，喜极叫道：“妈，你听这是什么声啊？怎么我从来没听过这么好听的声音？妈，你叫这人来吧……”

这钱氏见爱女突然高兴，尤其这笑容，连自己还是生平罕见，不禁惊喜交加，一把把她搂入怀中，再竖耳听去，哪有什么美妙音乐，竟是一出家人木鱼声加上断断续续的梵唱之音，不禁一怔。

此时这位铁小姐，竟挣开母怀，喜极欲狂地扑至窗前，推开了那雕栏小窗，叫道：“在哪里呢？在哪里？”只看见一丛丛的花树，哪能看到这出家人，似乎急得要哭出声音来了。

铁夫人见爱女竟从床上扑下，不禁大惊，连忙扑过去抱住爱女，遂又高呼来人，叫小丫环赶快传人到府外去请那出家人快来。

过了有半盏茶的时间，始见有两个丫环伴着一风尘仆仆的老尼，这老尼左手拿着一大如面盆的红色古铜木鱼，右手拿着鱼签，宽大的僧衣被风吹得左舞右扬，再加上慈眉善目，竟同画上仙人一般，令人肃然起敬。

此时铁夫人已亲自迎出内房，见老尼这模样，也不由敬仰十分。这一走近，始看清这老尼竟没有右耳，一件僧衣非丝非麻，两眸子内每一开合闪出异光，不禁更生敬仰之心。此时见老尼目不斜视，也不见她怎么走，步法竟快得出奇，后面两个婢女跑着还跟不上，转眼已来至自己身前，一弯腰放下了手中木鱼，双手朝夫人一合十，口中说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不知这位女施主召见贫尼有何见教？”

铁夫人连忙跟着双手合十，口中连道：“岂敢，岂敢！只因小女经年多病，卧床不起，今日听到神尼梵声，意思朝见神尼仙驾，故令人往请，不恭处尚请师太宽宥。”

这女尼闻言连道：“施主何必过谦，既如此就请领见令爱，贫尼尚略擅医道，或能薄效微劳也未可知。”

铁夫人闻言大喜，连声道：“既如此，那真再好不过了！若能治得小女之病，无异我夫妇再世恩人。”一面令丫环与师太看茶，说着回身让请老尼先进，这老尼也不客套，迈开大步往内就走，穿过一间书斋，进了内厅。

忽然这老尼看看内厅小门上的一对门环，回首笑对铁夫人道：“施主你看这环儿，想是年久都不行了。”说着以那长大的袍袖往那环上拂去，只听得一声“呛！”那粗如手指的一枚铁环竟应袖而折，“当”的一声落于地上，把身旁各人，都惊得张口结舌。

铁夫人到底不愧出身大家，虽一向不曾接触这类江湖异人，但一生博读经书，知悉似此异人并非无有，此时虽惊奇万分，并不形于颜色，反而对老尼一笑道：“师父真神人也！请进吧。”

这老尼有意耍这一手，试试这位夫人胆力如何，故而暗运内家真力于衣袖，虽只一拂，何异千钧。

此时老尼见夫人面容非但无畏惧之色，却甚从容，不禁暗暗嘉许。

说话间已来至卧室。此时那铁守容小姐早等耐不及，引颈大叫：“妈，快把师父请进来吧！”

老尼赶上两步，细细地端详这女孩良久，才抬起头低念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好一副‘六阴全真相貌’，可惜贫尼竟早年未悉，以致委屈你了，孩子！”她伸出了修长如玉的手，轻抚着这女孩的顶门，嘴角带着慈笑。

这女孩此时见了老尼非但不惧，尚伸出小手拉住老尼如玉之手，嘴中连声求道：“请师父再念念刚才念的那些经好不好？”娇憨之态，竟同依母。

老尼闻言不禁接连点头，回首对铁夫人道：“此女先天性根至善，如能从佛定能光大吾祖，使佛门昌盛，只是双眉斜挑，一生恐难逃‘情’关这字，要想成佛非来生不可了！”言罢似微微摇头叹息，不久接道：“总之，是人间英才，不可多得……”接着又道：“所患疾病，乃先天遗留之‘六阴血脉’，如不打通至多再能活上五年。贫尼曾潜修易经，然多年未用，也不知尚如意

否，且看此女造化如何吧！”

铁夫人闻得爱女最多仅可活得五年寿命，不禁泪如雨下，一把抓住老尼右手道：“请师父务必救她一命！”说着竟要屈膝下跪……

这一下可吓坏了老尼，怎经得起铁夫人如此大礼，不禁回身避让，单臂扶着夫人，口中连道：“夫人免礼，这万施不得，岂不折煞老尼了！令爱之病，并非无望，贫尼这就与她医治……”

铁夫人但觉老尼手搀处，竟同钢爪般，休想移动分毫，想跪也跪不下去。这时老尼道：“夫人请外出稍候，待贫尼与令爱治病要紧。请夫人令人取来热水一盆、毛巾数条即可。”

铁夫人依言行事，老尼这才挽起大袖，由身上拿出一竹筒儿，内里满是竹签，走上前先摸摸女孩脸道：“你不要怕，师父给你治病，等病好了我还要教你本事呢！你要不要学？”

那铁小姐竟乖乖地说：“师父，我不怕！我要跟你学本事。”

老尼这才叫她闭上眼，自己去把门关上，然后叫女孩脱下衣服，伸右手食指于女孩右乳旁“期门穴”上轻轻一点，这女孩但觉一阵昏眩不省人事。

这老尼一切就绪，把毛巾浸于滚热水中，轻舒玉手，一块块用竹签挑起，待略凉，始平铺女孩全身。轻轻用手在上抚拿。老尼洁白的头上，热汗如黄豆大小纷纷落地，少女亦全身火热，满身大汗。老尼这才取下毛巾，将预备好之竹签三十六支，支支插入女孩的穴道，然后才坐于床沿略为歇息。

这“金针开穴”之术，乃易经中最难之篇，施术之人，非内功有极深造就者不能为，运时要将自己本身内力贯于十指，就着热中把力硬贯于人体，故此消耗元精甚巨。

此时见老尼面如黄蜡，然恐功亏一贯，竟勉力等候。少女渐渐鼻端发出低微呻吟，全身颤抖，支支竹签都随着摇颤不已，状似痛苦已极。

老尼知成功在即，略闭双目，将仅有的内力贯于双掌，走于少女头前，两掌平伸，俱抚于女孩顶门，猛一开目，喝一声“好！”双掌一登，三十六根竹签，如同三十六支竹箭，支支飞起。

少女大呼一声：“痛死我了！”竟哇哇连吐两口紫血，随着睁开双目，痛楚大减，翻身就要下地，遂听一萎靡细音从地下发起道，“痴儿……快平睡，万不可动。”竟是老尼声音。

女孩往发声处一看，不由“吐！”一声哭出来了，只见那老尼，面如金纸，软瘫于地，背靠着桌腿，分明为救己而受了重伤。当时虽依老尼之言，平卧不动，但竟哭得如带雨梨花。

这可惊坏了屋外各人，尤其铁夫人，爱女心切，竟开门往里走来，见眼前状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还未容开口说话，就闻老尼道：“夫人体惊，令爱大病已除，不日可愈，倒是贫尼功力有限，令夫人受惊了！”

铁夫人见状，不禁感激得热泪交流，扑通一声跪在当地调朝着老尼连拜了三拜。

老尼全身已无四两力，只好眼见她千金之体向己跪拜，不由得急得连连摆手，低呼：“折煞贫尼了……罪过，罪过……”

夫人这才起身趋前言道：“师父乃铁氏门中永世恩人，如今为小女竟伤重至此，老身愿终世奉养师父以终天年。”

老尼轻摇了摇头，低声道：“请夫人令人将贫尼抬起，搁置一床案上，三日内不可惊扰，就不妨事了！”

铁夫人即命人依言行事，见老尼在床上盘膝坐倒，双目低合，知道在用功，不敢惊动，这才走出那房，来自爱女房中。

只这一会见爱女已脸色红润，发音尖亮，知道果如老尼之言，大病已除，不由得惊喜过望，一面急差人去请自己丈夫，一面拉着爱女小手问长问短。

这铁提督闻讯，哪能不惊喜欲狂，一阵急走已来至卧房，见爱女果然状同好人一样，正同夫人谈笑，不由一扑至前，抱起爱女一阵狂亲，半天才放下，问及一切，对老尼感激得五体投地，决心等老尼伤愈后再面谢不提。

一年后的春天，一个缺耳的老尼，带着一个娇丽如花的少女，往恒山的道路上走着，这女孩仅十岁左右，一路上问长问短，老尼是有问必答，对这女孩简直爱护备至。

这正是上面说到的恒山老尼与铁府的小姐铁守容。一年的时间，铁小姐竟玉体恢复康健，出落得愈发秀美，一扫往昔的沉默，变得活泼伶俐。和从前比起来，真是判若两人。

老尼在铁氏夫妇的殷勤招待下，不得不在铁府勉留了一年，这一年时间，她师徒是形影不离，最后老尼才吐出了要收徒的真意，铁氏夫妇虽万分不舍，但人家有救命之恩，哪能拒绝，何况这年来，每见老尼许多神秘处，愈发认定女儿能追随老尼，实可学成惊人之艺，更况老尼答应每年令爱女下山回家一次，可小留数日，十年后更可艺成永居家中侍奉二老，于是一口答应下来，就在她们离家的第二年，老提督竟子星高照，一胎连得二子，欢喜得无以复加，有此二子调弄，无形中减少了对女儿的殷殷怀念。

那老尼带着守容不日来恒山，少女自幼娇生惯养，更加以多病，几连大门也未出过，这次一路游赏，芳心喜极。如今来到恒山，只见山势高大，庙宇错落，真是不胜庄严。

老尼带着她慢慢走，也不急，这一座山就爬了两天，到第三天的早晨，才看到有一处白色小庵立于山尖树丛中。

老尼用手一指那白色小庵道：“容儿，这就是我们的家了。以后随我可没有在家那么享福了，这里苦得很，你受得了么？”

铁守容点着头说：“师父，我才不怕吃苦！师父不是给我说过，要学惊人艺，须下苦功夫。我一定不会叫师父失望。”

老尼用手摸着她如苹果般的小脸，不由得连连点首道：“好孩子，只要你肯吃苦，师父定不会亏待你。我要把这一身所学倾囊授你，我要你光大门户，更要你为师父吐一口气……”说至此，脸色一冷，竟微微有点抖动。

少女一只手抱着老尼颈项，一面口中说：“师父你生气了？谁要欺侮你，将来我长大非打死他不可！”说着比着小拳头。

恒山老尼一把把她揽入怀中，不由得皱了皱眉，说道：“孩子，你虽不是出家人，但这‘杀’戒可要记住，非万不得已，不可轻杀一物。师父我这么大年岁，从不曾妄杀一人……”突然，她停住话，叹息了一声，伸出手摸了摸那只右耳，满面悲戚，站起身来低声说道：“容儿，我们走吧，你看有人来接我们了！”

果然由那小白庵中走出两个少年女尼，兔起鹤落，只一会儿已到达师徒身前。为首女尼，单掌前伸，向老尼行了一礼，恭言道：“恭迎师父回山，弟子有失远迎，还请师父原谅。”后来那女尼亦到，也是对着老尼行了大礼。

老尼含笑扶起二人道：“这一年多时间可苦了你二人了，这是我新近所

收弟子，名唤铁守容。”说着用手指着铁守容接言道：“以后你们要师姐妹相称。”说着又用手指了二女尼对容儿道：“这是你两个师姐，她叫‘智慧’，她叫‘智道’，她二人已跟随我多年，你以后要听她们的话才好。”

这容儿可真听话，跑上去就行了两个礼，嘴里还连叫：“师姐！师姐！”惹得二女尼双双牵着她的小手，问长问短。

自此，这铁守容就在这尼庵中随师练剑。转瞬八载，已出落得婷婷玉立，娇美异常。恒山老尼对于她真是煞费苦心，把一身软硬轻功夫真个倾囊传授，闲来更把那江湖上险恶事故一一讲叙给她听，至于一些武林名家更是绘影绘形地描叙。

是一个初秋的夜晚，明月照着这恒山的小庙，更显得冷清清的。铁守容练完了这最难学的越女剑，觉得得心应手，正想再温习温习，突然听得身后微风振衫之声，不由一回头，却见师父仗剑而立，满面悲戚之色，不禁大惊，问道：“师父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

恒山老尼不动声色，半晌叹了口气道：“容儿，你来了多少日子了？”

铁守容满面怀疑道：“大概有八年多了吧。师父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”

老尼进前一手拉住了铁守容的玉手，满面伤感地道：“师父的本事你已都会了，这多年你也真不负我一片苦心……可是你可知道为师的真实来历么？……”

这一问，使铁守容不禁一怔，暗想：“师父不是一个尼姑吗？……”可是嘴里不敢这么说，只翻着一对大眼睛瞪着师父，作不得声。

老尼苦笑一声道：“师父早年同你一样也是个千金小姐，后来得随恩师大颠上人到此山学艺，”说着用手指了这所小庙接道：“也就在这所小庙中，收我师兄妹三人……因只我一人最小，且又是女孩，故对我特别宠爱。有一天，恩师瞒着我两个师兄把我唤至座前，给了我一把剑和一本剑谱。

说着她又扬了手道：“就是这把‘石雨’剑，那剑谱就是我教你的这套‘越女剑’法，叫我千万别叫我两个师兄知道，而且说我两个师兄不是好人，早晚要危害江湖……我当时很奇怪地收下了这两件东西回去了。谁知第二日我再去参拜恩师，他老人家竟坐化了……”

老尼用手擦了一下流出的眼泪，又接道：“当时我两个师兄都远行在外未归，因此我一个用口大缸把老人家肉身法体装人其中，埋在后山一个穴眼处，自己就下山找寻这两个师兄。好不容易在四川找到他二人，我把师父坐化的事告诉他二人后，奇怪的是他二人竟无一点伤心。我大师兄马上声色俱厉地问我，师父可遗留下一剑一书没有，我因不擅说谎，竟忘了师训，告诉他二人说，师父临终前已赠给我了。”

老尼用眼看了一下惊恐的铁守容，接道：“唉！我作梦也没想到他二人竟拔剑对我大叫，叫我马上把这两样东西献出，方可饶我不死。我一时气不过，就和他二人打起来了。说起来他们虽是我师兄，若论本事还比我差得多。可是一来我这套‘越女剑’法尚未练成，再来他两人打我一个，使我渐渐不支。”

老尼看着这大，慢慢地又接着道：“我一时情急，竟施出狠招‘海底针’，可怜二师兄乔平，竟被我这一剑把右眼刺瞎，连右半边脸也被我削了去，当时昏死过去；我也一时大意，被大师兄一招‘白鹤亮翅’，竟将这右耳削去。他们自知不敌，由大师兄背着二师兄跑了……我自己二人又潜回这里，苦练剑法，数十年很少下山。”

说着用手又指了指守容道：“直到我下山收你那年，才听说我那两个师兄竟还在人世，并且各人都学得一身惊人绝技，发誓要把我碎斩万段，方才泄恨。其实我死也无足畏，就是这生生世世的冤仇要从我身上往下延续，这不太可怕了么！我就为此连你两个师姐也没告诉，就是怕她们去为我寻仇；而你因是我衣钵传人，且又是俗家弟子，故此为师这一番经历你却不可不知，但却万不可找他们寻仇……你要切实记住了。”

铁守容听过师父这一段长谈，不禁义形于面，两道秀眉向上一挑，强忍着内心的愤恨道：“师父被他们剑削一耳，还不能出气……”话还未说完，被老尼凌厉的眼光一扫，才晓得说到师父的短处，不由得马上改口道：“大师伯名字叫什么？还有，他们如今都在哪儿？”

老尼一声长叹，又打开了话匣子道：“你大师伯姓纪名桑，当时同你那二师伯乔平双双投奔二十年前故世的六指魔谢小江手下，苦练了一身绝技。六指魔故世后，他二人竟称雄苗疆，外号人称南荒双怪，绿林道中闻名丧胆，确实有惊人之技。你今后要是碰上，可要千万小心。”老尼又接下去道：“但是今天我要给你说的目的并不在于这些往事，主要是你已这么大，而且武技尽得我传，可以下山了……”

少女一听师父竟叫自己下山，不由得眼圈一红，那热泪再也忍不住了，就势往老尼一扑道：“我一辈子不要离开师父，师父您真忍心叫我离开我吗？”

老尼不由一声长叹道：“痴儿！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，何况你还有双亲在世，就忘了他们对你的养育之恩么……好糊涂的孩子！”

几句话说得铁守容哑口无言，半天还是老尼开口道：“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我并不是要你现在就走，我的意思是想等本月十五你两个师姐回来后，大家欢聚一下，我还有话要交待你们呢！”说着老尼还剑于鞘，把这柄仗以成名的“石雨”剑亲递给爱徒，口中道：“这柄剑也该给你了，你要好好爱惜，不可少有损伤，更要当心外人觊觎。”

奇怪的是铁守容竟一抽手道：“师父，我不要！”

老尼不禁一怔道：“这是为何？难道为师所赐还敢不受么？”言下不由得面色微温。

铁守容见师父生气，不由得带哭道：“师父我怕，怕两个师姐也会因此恨我。”

此语一出，不由得引得老尼呵呵大笑，道：“你那两个师姐是天性至善，从我多年并非习我武艺，实乃习我佛法，武艺仅得我少许，如今各有寺庵在外，如果悉知我把剑送你，高兴还来不及，哪还会加恨于你。快快收下，勿再多言。”

铁守容听后才半惊半喜地接过剑来，一面道：“那么师父你用什么防身呢？”

老尼浅浅一笑道：“凭为师这一对铁掌，如今江湖还少有敌手，你就别为我担心了。天不早了，该去睡啦。”

十五那天初夜，这师徒四人在庙前摆下了一桌小筵，恒山老尼居中，看看一轮寒月照得这恒山遍地如银，老尼伤感道：“我们师徒亲如母子，此番分离，但愿你三个俱有一番造化，尤其是慧、道二徒任重道远，但愿能光大吾佛，为苍生造福。”又接道：“容儿已得我武技真传，如今江湖后辈中胜你的以为师看来寥寥可数，但切记‘杀’戒这字，这是为师对你的一番期望，

但愿你们都不要使我失望。我因要避这恒山一番劫难，故明日起亦决定下山远走西南，今晚就是我们暂别的小聚。”说罢满面凄凉。

这智慧、智道尚能勉忍悲戚，守容却早已泣不成声。老尼不禁面色一沉道：“难为你从我习艺八年，怎么还像小孩一样看不开，似此心胸怎可行道江湖？”接着竟微微叹息了一声。

第二天黎明，这姐妹三人同理行囊，至禅室向师父告别，见老尼早已无踪，留下一封信在桌上对诸人劝勉一番，书明十年后今日回此，盼各人至时来此参见。

铁守容就这样离开师父回到了家。

方才铁小姐比剑败于叶砚霜，一时悲愤，竟返身急奔，回家后倒床痛哭。想着自己随师八年苦练绝技，满以为除了几个前辈外，天下无敌，不想首次遇敌就败于人手，怎不令人伤心？

再想到这年轻人一身绝技，英俊潇洒，不知是何滋味，只一闭眼那年轻人一张俊秀的脸就在眼前，心想：“他到底叫什么名字？我竟忘了问他，以后真不知何时再能见到他啊！”

她在这里边哭边想，却不知就在隔帘的书房有一发鬓全白的老人，正在桌上挥毫急书，接着由身上取出一物置于信上，这才飘身出了门，双臂一振，“一鹤冲天”，竟拔起六丈多高，起落间已失踪影。

铁守容俯在床上这一阵伤心也不知多少时候，竟昏昏睡去……

厅房有一座洋商送的大挂钟，咚咚地敲了十下。有一个穿着全身红缎衣裤的小丫环，在床上一翻身，揉揉眼醒来，见阳光已照得满屋发光，不由一惊暗道：“我怎么睡到这个时候？平常天一亮就醒了，今儿个是怎么的？”

她一翻身下了床，这才觉得后腰有点酸酸的。突然，她忆起昨夜……吓得咬着手指往后连退了几步，奇怪的是，自己一开门就觉得背上一麻，接着就倒下了，怎么又会睡到自己床上了？……想着，想着，自己走到书房，见各物依旧，只是在书桌上有一张素纸黑字的字条，上面还压着一个古汉玉的指环，不由得一惊，心想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不由得移步过去，只见第一行一“书致铁守容姑娘”，就不敢往下看了，连忙飞跑到小姐房，一进门又是一愣，心想：“今天是怎么回事？”

原来那铁小姐，侧着面平卧在床上，全身上下是一套水绿的紧身衣，身旁小几上明晃晃的还搁着把宝剑，两只眼睛红泡泡的，像两个水蜜桃似的，一看就知道是才哭过。

那姑娘正在熟睡中，竟猛一睁眼，一翻身站起，见是自己贴身小丫环小梅，始放下心道：“我怎么会睡成这样？还不去给我打水来……”突然像是想起一事，不由一笑道：“噢，对了，你的腰还痛不？”

小梅可忍不住了，一面答应着，一面还说：“今天的怪事可多了，第一件，我昨天晚上半夜起来找东西赶蚊子，听有人敲门，谁知道一开门，一阵风，接着腰眼上一麻，就不知道了。今天竟好好地睡在床上，腰到现在可还是有点酸酸的。咦！小姐你怎么知道？”

这小丫环，睁着一双大眼睛望着铁小姐，又接道：“还有第二件事是，早上起来在外头小姐桌上，竟发现一个男人用的指环和一封信……”

话还没完，这位铁小姐，竟抢着问：“在哪？”

这小丫环用手一指那边桌上，又接道：“第三件……”

她这第三件还未说出来，就见小姐一飘身已来至书房，不由一咋舌，心想：“好家伙！”

原来我们小姐还有这么大本事，我这腰八成就许是她给点的。”

铁小姐飞快来至桌前，见一古汉玉斑指，压在一张字条上，不由得一把拿起那条儿，见上面笔力苍劲地写着三四行

“守容小姐妆次：小徒砚霜，夜犯尊府，罪本不赦，姑念其此举出自孝心，暂不加责，今留下其家传汉玉指环一枚，请珍晒，他年易镯可也！”下首竟是一行大字：“南天秃鹰代徒负荆”。看罢，不由心中一阵急跳，半天才定下了心。惊喜羞愧齐集心头，真不知是何滋味……

她反复地看着这封信，心中暗想：“原来这年轻人名叫叶砚霜，他师父竟是恩。师一再告诉自己、如今天下闻名的大侠南天秃鹰。师父说这南天秃鹰如果活着，怕有一百多岁了，怎么他还会为徒弟操这份心呢？……”想到这，她脸又红了，一面又看看那汉玉斑指，色如古铜，华润异常，知道是一件宝物，不禁又想到：“这南天秃鹰既知道他徒弟偷了我的镯儿，为什么不还我翠镯，却留下这斑指……还说什么‘他年易镯’。真令人不解……”

想着想着，总算让她想开了，不由得双颊绯红，往空啐了一口，回头就走，一眼瞧见那小丫环小梅在身后探头探脑的，不由得二瞪眼。那小梅可真精，一面回头走，嘴里还道：“小姐，我可没看，我可真怕你瞪眼！”说着这才端盆打水去了！

且说那叶砚霜，自得到南天秃鹰的赠金后，即刻延医力母治病。他母亲自从被南天秃鹰用“小诸天大推拿法”将全身三十六处穴门打开后，病已好了多半，这再一小心医治，不出一周已能下地。

砚霜见母亲病愈，内心真是说不出的高兴，略把恩师赠金留信的事告知母亲，只是隐下了留给自己的那封信和夜人铁府的一节。这叶夫人自是感激得涕零不已，就催着砚霜快把那封信送去。次一日上午，叶砚霜穿戴整齐，一扫往日的倦怠，真是翩翩风度，英俊已极。他来至了提督府，递上了自己的名贴和那封信，过一会儿就出来一个差弁，先走前细细看了看砚霜，带着惊奇的目光道：“提督请叶少爷里面坐。”说着转身带路。

叶砚霜一面走着一面想：“可千万别碰见那位小姐……”一会儿来到正厅，就有内里听差打开帘子道：“请”！才一进去，还未容那听差报告，就见一身穿缎袍、年约六旬的光头红面老人抢着走上来，拉着砚霜的手悲声道：“你就是叶家贤侄么……”

砚霜恭敬地上前行了个礼，铁爷拉着这年轻人的手往里厅落坐，就有听差的献上茶。这铁提督一挥手，遣散了两旁差弁，才道：“十五年前你父亲带着你和你母亲来看我时，你还小得很呢，如今你都长这么大了，唉！你父亲死得真屈，我虽见了几次皇上也没用……想起来就难受！”说至此竟流下泪来。

砚霜见提到父亲，不禁也泪如雨下。铁提督又接道：“总算你父亲是死在狱中，这一来你母子亲族的命算是保住了；要是等皇上下旨剿斩，那可就不敢想了……他这一死，这官司就不了了之，皇上的怒也消了，只是可惜你父亲一生积蓄都便宜了那些户部的王八蛋们了。”

你也不要难受，我同你父亲是什么交情？从今起你和你母亲都搬到这儿住，这样我也心安点，总算对得起他在天之灵了！”

接着又问道：“你母亲可好？我这就叫人派车去接她。”回头问了砚霜

住处，就叫人照址去接，砚霜再三接辞，铁提督竟一瞪眼道：“老贤侄，你还给我来这套，我同你父亲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，慢说还有那卜大侠的来信托我收容你们，就是没有，我又怎能不管。”砚霜听到有师父的话，也就不敢再推却了。

老提督又拉着砚霜道：“你就别去了，他们有的是人，绝对会服侍得好好的，你还是陪我先谈谈。”说着回头又喊声：“来人哪！”差人进来后，铁提督又接道：“去把太太请来，就说叶少爷来啦！”

这差人一怔上前打个千道：“禀提督话，去请哪个太太？”

老五爷不禁脸一红骂道：“王八蛋！哪一个大太太？当然是大太太啦，还会是你妈？”

这差人被骂得唯唯连声，连屁也不敢放，回头就走，心想：“他妈的！你娶了十几个太太，到底是那个太太？问一问还骂人。我妈！我妈要是你太太，我也抖了！”

原来这铁提督早年是跟年羹尧的，是个老粗，后来年大将军被赐死后，雍正怕惹起民怨，不但不杀他，反而连连提升，又赶上连年用兵，这铁镜庵竟打一仗胜一仗，累官至九门提督。这铁提督虽识字不多，可是为人却细，判理亦清，自知自己现在位居一品，难免要遭皇上忌讳，故而整年鲜问朝事，故此皇上对他竟信任异常。

那差人去了一会儿，请出了正房钱氏，这钱氏人还未进门，先就问道：“可是那云南叶军门的少爷来了？”

砚霜连忙站起来恭施一礼，铁夫人一面含笑点头，一面问道：“你妈可好？我们多少年不见了。唉！你爹死得可真冤……”说着竟拿着手中擦眼泪。

这边老五爷一看自己太太哭，可急了叫道：“你看，我才哄好，你又哭，算白哄了，过去的事还提它干嘛？”

铁夫人这才收住泪，上前拉着砚霜的手道：“好孩子，你可别再难受了，你家就你这条命根子，急坏了可不是玩的。”又回头对铁老爷道：“为什么还不派人去接他娘来？”

老提督嘿了一声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没去接？要等到你说早都晚啦！”

铁夫人不禁用眼翻了翻王爷道：“你能嘛！”

这一对老夫妇在那斗口的当儿，门外差人回报叶夫人已到，铁太太忙应道：“快请！”

砚霜也赶着出去搀着母亲进内，这一下可热闹了，叶夫人一进门就哭天抹泪，一面哭，一面谈，别说砚霜和铁夫人跟着流泪，就是铁老提督也弄得鼻子酸酸怪难受的。

原来这叶砚霜的父亲叶武辉，早年和这位铁提督颇有私交，后来积军功升为军门，驻扎云南。这叶军门为人正直，居官清廉，虽然名高位尊，终以事异朝为憾，平日又喜交结些草野异士，风尘侠隐。故而大遭朝臣忌讳，就有些监察大夫偷偷上书朝廷，言这叶军门思想不纯，有反清之意。这一下可恼了皇上，下旨撤察，不想官司还未清，这叶军门竟先死狱中，家财也全部充公。他母子打点了少许财产，在北京租房候息。官场中事就是这样的，人在人情在，人不在什么也别谈了，钱花了不知多少，还是没用，又加上母亲来京就病倒了，他母子生性倔强，竟说什么也不肯求人，竟连铁提督这么深的交情也不去找，不是这次送信来，铁家还不知他母子下落呢！

午饭时候到了，铁家筹备了一桌上席与她母子接风。叶砚霜心想这可

坏了，这一下非要碰到她不可了，不去又不行，和母亲来内厅，一会儿人都来齐了。砚霜偷偷一看，竟不见那铁小姐芳踪，心中方自暗喜，却不想这位铁夫人却叫道：“小梅呀！”

就见内室走出一年轻女孩，正是那晚替自己开门的小丫环，此时已走出问道：“太太，干什么？”

这铁夫人道：“你去把小姐请出来吃饭，就说有客人来啦。”小梅答应着回屋。

这砚霜可坐不住了，走又不能走，只急得两眼发直。这时铁提督也来了，一进门就对砚霜道：“我还忘了问你，那卜大侠如今在哪里？他怎么和你家认识的？”

砚霜恭立道：“卜大侠正是小侄恩师，恩师行踪一向神秘，此时不知何处云游去了。”

铁提督不禁一惊，一把拉住砚霜手道：“什么？是你师父，这么说贤侄你也有了一身绝技了？”

砚霜道：“小侄随师十年，只略学到些武技皮毛，哪称得上绝技……”

铁提督笑道：“你不要客气，那卜大侠那一身本事，真可称得上天下少有。那一年，我要不是他救我，我早没命了。我亲眼见他一人以一双手杀退上百的那些准葛尔的回子。我那时是奉旨和策凌一同去援傅尔丹，不想被俘，却不料卜大侠竟背着突出重围，使我们转败为胜。从此我把这卜大侠永记心中，到处托人问他也找不着，谁知却是你师父，怎么一直也没听你父亲说过？唉！我们几十年没见了……”

话还未完，见爱女守容出来，不由得叫道：“容儿，你过来。”用手一指叶夫人道：“这是你叶伯母。”又一回头用手一指，却不见了砚霜，见砚霜竟远立在那边背朝这边，在那边看着墙上的字画呢，不由叫道：“贤侄。你这边来。”

砚霜一见这铁守容出来，哪里还敢坐在这儿，故作欣赏字画，不想被人家指名叫着，心想：“罢，罢！反正早晚都要见。”只好硬着头皮回身走来。

这铁小姐平日吃饭都是在里间，今日听小梅来请，道是来了远客，不由得对镜理妆一番。只见她上身是蓝缎绣花的小夹袄，下身是水绿绸的双凤戏龙裙，出落得一尘不染，越显得体态袅娜，不胜娇丽。她一面走着，还一面问小梅道：“是来了什么客人？”

这小梅道：“是一老一小，听说是什么叶的……”铁小姐不由一愣，但想想又不可能。

小梅又接道：“这一老一小也不知道和老爷什么关系，那老太太一进门就抱着太太哭，看样子还真伤心……连我在一旁也怪难受的！”

铁小姐不禁问道：“那小的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有多大？怎么我都想不起有这么两个人？”

这小梅不知怎的脸一红道：“那小的，说来也不算大小，长得可真漂亮……”

铁小姐不由得一笑道：“谁问你漂不漂亮，我是问男的还是女的？”

这小梅不由得低头道：“他是个……唉！小姐你等一会儿一看就知道了，光问我干什么嘛！我也没看清楚……”

铁小姐看到小梅窘态，心内早已明白，只是不愿说破而已，闻言笑道：“没看清楚？……”

说着用眼瞟了小梅一下，这小梅早已羞得面红耳赤，一把拉住小姐的手道：“小姐，你可别欺侮我们！我不来啦……”逗得铁小姐娇笑不止。这主仆二人，说着话已自来到客厅，小梅道：“就在这儿，我可有事不进去了……”说罢就跑了。

铁小姐一进门，就被父亲叫过去，接着见叶夫人。这铁小姐因先知还有个男的，故此听父亲一叫贤侄，就头给低下了，直等到父亲把砚霜给叫过来后对砚霜道：“这是小女铁守容。”砚霜胀红了脸，勉强地点了一下头，这铁提督又道：“你是叫什么霜来着？”只见这位铁小姐猛一抬头，那一对剪水双瞳往砚霜面上一扫，不由得粉面绯红，马上又低下头，芳心又惊又喜，那砚霜更不用说了。

这铁提督此时暗想：“这一对年轻人是怎么了？自己的女儿一向大方，怎么今天变得如此忸怩？你害羞还可说是女的情由可原，可是这砚霜又羞个那门子呀？”

这时叶夫人已道：“他叫叶砚霜，砚是砚台的砚，霜是霜雪之霜。”

这铁提督才想起啊了一声，突然又对女儿道：“容儿，你这叶大哥本事可了不得，他师父就是卜大侠青铃，外号叫什么……秃……老鹰！”这铁小姐不禁被父亲给逗笑了。

砚霜一听谦虚道：“承怕父夸赞，小侄仅仅学得三招两式，哪有什么本事。”一面心想师父要听见你刚才说他的外号，不气死才怪！”

这铁老爷又道：“小女也学了几年本事，她师父也很有名，叫什么……缺耳老尼……”此言一出，砚霜也忍不住笑了。铁小姐心想：“这可好，连师父的外号也给改了……”

还是这铁夫人见丈夫老出笑话，不由脸一红道：“你这记性怎么这么坏？人家恒山老尼，你管人家叫缺耳老尼，人家少了个耳朵还不够难受的，还安在外号上！”这一来全室都笑了。就有差人出来请吃饭，大家都进了饭厅，一扫方才的悲伤，这一席直吃到午后二时才散，铁夫人便命人在东院里理出三间上房，把他母子安置下，还拨了一个丫环去服侍着。自此这母子二人就暂时在铁府待下去了。

这叶砚霜本是奇男子，一向倔强而不耻下人，虽然铁提督乃自己父亲生平死交，又加上恩师的推荐，才不得已和母亲住到此，但衷心却一直闷闷不乐，更加上这些日子来，竟未再见到那铁小姐，自己也不知道怎么，对这铁守容竟一见难忘，只要一静就想到她。可是他是一内在沉着之人，尽管心里想得要死，表面上却丝毫不露痕迹。

这是一个月夜，叶砚霜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睡，一气就下床来，突然一眼看到那壁上自己的那柄宝剑，不禁暗想这些日子里光忙着应酬，竟忘了练习剑法了。

他推开窗，这所小院里寂静无人。这是铁府特地打扫出来的一所小独院，院中有一个大花架子，垂荫满地。叶砚霜不由得一阵兴起，只见他一纵身来至院中，先一抱拳，开了门户，接着身形一转，忽进忽退，倏起倏落，展开了身形，就像蝴蝶穿花一样，在这小院中走马灯似的转着，竟是武林侧目的“紫阳大九手”、“德公八一式”。这种功夫，完全仗着内功充劲，施时只凭一双足尖连用轻功“草上飞”的绝技，掌风劲疾，果然名不虚传。

砚霜这一路“紫阳大九手”、“德公八一式”，少说也有一个时辰，突然见他撤掌收式，面不红气不喘，心想自己功夫非但没有搁下，尚似略有进展。